

潮头拾贝 |

## 我的秋天

■ (四川)李永才

### 立秋的意义

古人云:立秋是梧桐的节气  
它要让几张黄叶  
若无其事地落,漫不经心地落  
否则,在季节的小院  
就失去了瓜熟蒂落的意义  
“万物惊秋”。在帝王的眼里  
只关心,一场秋雨  
是否来自天意  
而草野的谷米,已不在乎这些了  
只待一阵秋风  
将漫山的枝叶,吹出秋意  
它们就止于大地,不见其形  
但对露红霜白,还是比较关心的  
就像女人对雀斑和口红  
都十分在意一样

### 秋天的多样性

身处历史一样的小巷  
四季流变,仿佛缓缓转动的车轮  
白天的消息,刚刚收集在报夹  
秋风便拂袖而去

这样的下午,适合坐井观天  
适合用一种修辞  
在破旧的玻璃上,拼贴一些  
多边形的风花雪月

如果有阳光,从南方带来  
一块便宜的布料  
我就用裁纸刀,在书桌和茶杯之间  
弄出一点,略带印花的动静

是时候离开了。楼下的秋天  
具有不可预测的多样性  
就像扫不尽的落叶  
在贵妇脚下,来回走动  
但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 鸟雀之窗

时光停在一片隐约的码头  
鸟雀之窗,也有一些  
谦虚的品格  
比如一只白鹭的悲伤  
像一场小雨  
落下来,成为流水的一部分  
于是,秋水的浓度  
就胜过了长天。  
我们还来不及看清,彼此的明亮  
黄昏的情话,就早已说尽  
我们来不及品尝  
落日的橘子味  
黄河就已经改变了流向

### 片刻的宁静

在天空的忧郁里,加一点油彩  
我的城市,那张苍白的脸  
顷刻就喜形于色  
阳光来的太晚,我有些漫不经心  
乌鸦的尾巴,被雨水反复修剪  
仍保持着往日的先锋性  
不要在倾斜的鸟巢中  
寻找信仰。不要为秋天的浪漫  
去制造,一枚落叶的传奇  
秋风把枫叶变成兔子  
——那不是气候,是戏法  
众鸟沉默,无非是为了  
我的丛林,有片刻的宁静

### 猴子的预期

稻花香里,当一个赶鸭人  
用夕阳的脚步  
赶走了一群,嘎嘎叫嚷的白云  
所有的雀鸟都在琢磨  
怎样把一个季节  
赶上瘦骨嶙峋的树枝

万里秋色,在孩子的眼里  
就像母亲的背影  
比一小块儿流动的糖果  
更具有诱惑力  
秋水依然。而孩子的快乐  
仍寄托于猴子的预期

当天空扫净,最后的尘土  
一阵诡计多端的风  
再次把金色的谣言,挂满  
历史的封面  
原野荒芜。一只孤独的柿子  
在黄昏的凉意中  
含笑而去

### 文庙后街

昔日的文庙,旧苑荒台  
如此神秘,好像秋风扎染的画布  
千般美好,在深宵灯火中  
一切恍如梦境  
后街的风,别样的气质  
像啾唧的孩子  
将半块落日,涂在墙上  
那些墨汁喂养的鸟鸣  
随一把野花,远走他乡  
从此时光的理想,就下落不明  
少年的书卷,像一件旧衣衫  
被现实的风雨  
反复搓洗,早已破败不堪  
世事纷乱,如一只光鲜的麻雀  
掠过自由的人间  
让铁打的文庙,心生凉意  
文庙是一张光鲜的皮

贴在脸上,就可以走遍天涯  
没有人会说你  
不懂俗世的生活

### 秋天的芦苇

秋后的芦苇,花开是一种誓言  
亡命天涯。只为追赶  
自由的使命。这样的激情  
总是被理解为,一厢情愿的浪漫  
季节、大地、成熟之美  
暂告一段落。在自然的秩序中  
许多熟悉的物种  
都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一些生活的无奈,像季节的折页  
被秋风反复翻阅  
比如,此起彼伏的芦苇  
受困于风雨的围栏  
始终无法摆脱,飘摇之苦  
——是的,习以为常的人间  
哪有什么惻隐之心

### 在河流的那边

在这里,每一片青瓦  
都住着麻雀的沧桑  
每一寸草木  
都长满婴儿一样的情怀  
我在流水与天梯之间  
感受尘世的无奈  
一个人的黄昏,自由如马匹  
在乱花中急驰  
苦难的蝴蝶,是我亲生的姐妹  
在传统的礼仪中  
体验一种茶毒的快感  
在这里,芦花张扬  
乱了阳光的阵脚  
而一场雨,又让它恢复了  
昨日的平静  
世事如麻,谁也理不清  
如果漫山的枫叶  
止不住一个深秋的灿烂  
我愿以一场大雪  
为它洗地洗花

### 一条河的信札

你说的流向,其实  
与花开的姿态,有些相似  
它们日夜奔流  
在那么宏大的叙事里  
你可以看见,故国的植物  
正在复活  
一种年轻的节奏

在记忆的深处,一朵浪花  
滑过你干净的肌肤  
那是一个遥远的凌晨  
在中和场的码头  
上帝的舟楫,泊在江水的小腹  
谁也不知,阳光是如何去安抚  
那些涉水而来的迁客

从前的老码头,两岸青山  
在云水之间蜿蜒  
一阵秋风,将码头的灵魂  
越吹越远。千古渔歌  
被一只鸥鹭,哼成江南小调  
无边岁月,再也听不见  
芦花一样的号子声

一条河的流向,让我相信  
所谓江山如画,其实不过是  
对日月同样,有一种  
持久的从容和守望  
就像月染大江,了如秋水

### 城南染醉

一切向南。那些奔跑的事物  
除了江水,列车  
还有你追我赶的树木  
它们辗转、迂回  
经过枝条上起伏的楼群  
眼前的时代,苍茫如水锈  
悲欢离合的灯火  
悲如一粒刚刚成熟的红枣  
落在鸟儿栖息的地方  
夜色如晦。折痕不可见。  
请原谅,我无法从潇潇风雨中  
找到返回天空的路口  
当一声早安,从巷口传来  
树木们即刻向朝阳看齐  
一棵接一棵地,静立在我的面前  
继续往南。在更远的地方  
城市的表情,那么冷  
那么淡。像不知深浅的季节  
你如何与它,高谈阔论?

### 季节之物

我人生的宅基地,该种的草木  
都种过了。紫藤、葡萄、鱼腥草  
春华秋实,都是季节之物  
不可托付终身  
只有一棵黄葛树,或许会成为  
我最后的依靠。  
茉莉、栀子、海棠红窗外  
该开的花,已经开过  
我是一粒来历不明的种子  
被乡下的知更鸟,衔到都市  
流落在变动不居的季节  
早已习惯了  
雨天的平静,深秋的清雅  
多年以后,倘若我像一只燕子  
重新归来。杏花是否再开  
已经不重要了

潮头私语 |

白云深处,群山起伏。一座古老而又朴素  
的小城,我生息的地方,在日月不停的轮  
转中,绝世独立的安然在辽远的滇西南一隅,  
深邃,旷远,宁静,无争。

这,便是被世人称之为“一座活着的古  
城”——巍山。

巍山,云南省最早设置郡县的地方之一,  
春秋战国时属滇国。西汉时期(公元前109  
年),汉武帝将此设为洱海区域四大县之一,  
名为邪龙县,属益州郡,蜀汉时期属云南郡。  
唐代,六诏兴起,巍山属蒙舍诏(又称南诏)领  
地,始祖细奴逻于贞观二十三年(619年)在巍  
山建都,后经逻盛、盛逻皮、皮逻阁数十年的  
发展,在唐王朝的帮助下,皮逻阁统一了六  
诏,并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迁都大理太  
和城。

至此,自南诏始祖细奴逻在巍山建立大  
蒙国到其孙皮逻阁即位被唐册封为云南王,  
南诏王朝在巍山长达90余年。(《中国通  
史》里有记载,“南诏是以乌蒙氏为国王,白  
蛮大姓为辅佐,集合境内各族(包括汉族)共  
同组成的统一国家。”显赫一时的西南政权,  
历时254年,传位十二代,几乎与唐王朝相  
始终。

月辉隐遁,太阳升起,连绵不断的哀牢山  
脚下,巍山古城以她博大宽广的胸怀,默默  
守护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舒缓温  
煦的时光伴着幸福安宁的日子,让小城里  
的人们拥有了一种气定神闲,安然若泰的  
气质。白云过隙,沧海一粟,那些时光深  
处未曾远去的安祥,那些红尘凡俗里从未  
被世人打扰过的安祥,在巍山,这种日子一  
晃便是成百上千年,对于世世代代的小城  
人民来说,这种与古城相依相伴,相始相终  
的情感,终将成为隽永。

生活在巍山是幸福的,这种幸福在于生  
活的简单与悠然,对于我来说,每天得以平  
静坦然地穿行在宁静的古城中,看古城日  
出日落岁月悄然无息,听风吹过古城一雨  
洗前尘,这是我自认为此生最为幸运的事。

只是,每一个早晨,当温暖的阳光大片  
大片地洒落在雄伟的拱辰楼上时,立于古  
楼广场上的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样  
的感动,经常会让我陷入对古城历史的想  
象与追溯,隔着时空的珠帘,那些不经意  
的关于古城古老岁月里的印记,一一在眼  
前浮现。

南诏时期,巍山设蒙舍镇,开南诏。元初  
改蒙舍千户所,明改为府,清改为蒙化直隶  
府。光阴回转,西汉元封二年,巍山古城初  
建。明洪武二十三年,城池在古老而又极  
具王者福气的南诏蜀地拔地而起,后随着  
大批明军的到来,巍山设卫屯田,将土城  
扩建,用砖石砌成四面城墙的明代风格城  
池,形如方印,规模宏大,共建有二十五条  
街,十八条巷,全长十四公里。古城大街  
小巷纵横交错,以星拱楼为中心成井字  
状建设,独特的棋盘式格局,是目前中国  
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

如今,古城距今已有614年的历史,遗  
憾的是,东南西三座楼在岁月的沧桑中已  
毁,只剩下北城门,也就是如今成为古城  
中心的拱辰楼,以及原来的印柄星拱楼,依  
然还在默默见证着巍山昔日的辉煌。城  
墙四周的护城河,驰道和吊桥,则都在历  
史的变迁中不见,最多在一些年长的老  
人人口中,想象或还原一下昔日古城的  
风采。古城里的北街和南街,则成了如  
今贯穿两座古楼的中轴线,也是现如今  
古城的主血脉,其涓涓流淌着的活色生  
香,让古城虽历经六百年沧桑却依然是一  
座鲜活的古城化石。

蓝天白云,时光幽然。古朴清宁的古  
城,黛瓦白墙,褐木青砖,那些错落有  
致,交替起伏的古老民居,虽大小不一,  
但大多挑檐雕花,出阁架斗,无不彰显  
着天人合一的自然,无不呈现着古人凝  
重久远的智慧。漫步其间,那些匍匐在  
屋顶上的青葱苔藓,攀结在格子

## 巍山:一座活着的古城

■ (云南)胡巧云



花窗上的蛛丝,还有那些被时光打磨  
出粗砺青色的石砖,是古城苍老岁月里  
不可复制的痕迹,是古城延绵不断的  
最有力的生命象征。突然就想起那  
些个为了旅游开发,整齐划一建设  
出来的城市,虽极尽做古做旧做儒  
雅,终究复制不出那种百年时光浸  
润之后的味道和韵味。

岁月悠悠,古街漫漫。古街上的每一  
间老店铺,其实就是古城里的一个  
老故事,那些个老茶馆、古玩店、  
书刻碑店,纸烟店,甚至老裁缝铺、  
老剃头铺、小吃铺,讲述的是小城  
的百年过往,刻画的是小城的风雨  
沧桑。当你随手推开古街上任何一  
座不起眼的木门,你会惊奇地发现,  
这些古老的旧民居都是前铺后院的  
建盖方式,紧紧相连的房子看似是  
一体,其实都是各自成院,那些“三  
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  
马转阁楼”等古老沉香的院落,实  
则都暗藏着中国古老建筑的博大精  
深。

漫漫岁月,风霜雨雪,百年时光浸  
润之后的巍山古城,沧桑而悠远、  
宁静而凝重。每一个清晨,当一道道  
霞光带着一千多年前的露水,从遥  
远的哀牢山之麓赶赴而来的时候,  
古老的城池,如同一位睿智安祥的  
时光老者,在幽长的历史阡陌上,  
平静地苏醒过来,并如数家珍般  
细数着古城曾经的辉煌和沧桑。鸡  
啼犬吠,鸟鸣虫啾,清幽绵长的古  
街,上班的人们,晨练的老奶奶,  
拎着鸟笼的大爷,担着新鲜蔬菜的  
菜农,还有推着满满一车鲜花的花  
贩,一穿小城而过。生活在巍山是  
幸福的,这种幸福就像是生活在一  
卷古老的清明上河图里,惬意且安  
然。

想来,此生就算做古城大爷鸟笼里  
的那只鸟,应该都是幸福的。在这  
里,你会发现时光已经停驻,你会流  
连在古老的古董店里久久不肯离  
去,或立于小院门前品读古遗址存  
的对联,或就着一碗盖碗茶沉醉在  
古城里不愿醒来。而此时,你我不过  
是这方圆三平方公里偌大棋盘里  
的一颗棋子,任时光把自己迷失在  
一种久远的历史情怀里,慢慢品味。

古城巍山,一枚光阴河岸上沉睡千  
年的时光琥珀,寻着时光的脉络,  
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久远的历史与  
不曾磨灭的辉煌,正是造就她别样  
气质与独特魅力的根本所在。而古  
城仅存的两座古楼:拱辰楼与星拱  
楼——巍山古城的灵魂,恍若百年  
光阴中的两位禅者,在时光的对弈  
中丈量着古城的一切悲欢。拱辰  
楼原为三层,南明永历四年改建为  
两层,城楼建于8.5米的砖台上,  
楼面阔五间,下为城门洞,城墙上  
方由28根大圆柱支撑,为四面出  
檐的重歇山顶式,整个建筑浑厚宏  
伟,虽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霜雨雪,  
却依然有着王者的霸气。

抚摸着斑驳的老城墙,一步步踏上  
旧城阶,一种浓浓的历史惆怅感便  
会油然而生。登上古楼,站在青灰  
色的古城牙前,古楼下的一切尽收  
眼底。也许,古楼才是巍山历史兴  
衰的最好见证者。胜者为王,历史  
总是这样的无

情,想当年站在古楼上的王臣将领  
们,想必也是感慨万千,看那悬挂  
于古楼檐下的两块大匾,便可窥见  
一斑。

“魁雄六诏”为清乾隆三十六年蒙  
化同知康勤所题,显示了唐初蒙舍  
诏在当时洱海区域六诏中的强盛地  
位。挂于北面的“万里瞻天”,则  
出自清乾隆五十年任蒙化直隶厅  
同知的黄大鹤,其字刚劲有力、气  
势磅礴,不仅抒发了站在拱辰楼上  
远眺几万里山和云的本意,又引申  
了远隔京城万里做官,依然不忘京  
城乾隆皇帝恩典的寓意,可谓一  
语双关、用心颇深。

“一水抱孤城,烟缈有无,主杖僧  
归苍莽外;群峰朝叠阁,雨晴浓淡,  
倚栏人在画图巾”,这是明代文学  
家杨慎三游蒙化时留下的文字,立  
于拱辰楼向远方眺望,所见之景完  
全如杨慎所书。高耸的古楼唯我  
独尊,登楼之人犹入云天,极目远  
眺,苍山在天与地的尽头如烟似  
雾,四围山峦则翠峰叠障,满目青  
黛,隐约可见远处村舍炊烟袅袅,  
五彩斑斓的田畴尽在眼中。

华灯初上,天慢慢的越来越灰,  
越来越暗,俯身看城楼下沿绵的古  
街,街灯依稀点亮,小城越发古色  
古香,一路悠长,恍惚中让人不觉  
今昔是何昔。此时的古城,如同一  
部厚重的历史书卷,娓娓地向你  
道着曾经所有的辉煌和沧桑。

穿过拱辰楼洞开的城门,便可与  
星拱楼遥遥相望。巍山有句俗语  
“巍山有座星拱楼,半截出在云  
里头,初一去上香,十五才下楼”,  
虽然俗话说的有些夸张,但却形  
象地描述了星拱楼众星托拱,高  
耸入云的风貌。

星拱楼建于明代洪武二十三年,  
后被毁曾两度重建,为重檐歇山  
顶,四向贯通,整个建筑精巧美观  
、玲珑剔透,宛如一个古典灵秀  
的女子。乾隆年间,巍山被御封  
为“文献名邦”,当时人们对魁  
星非常崇拜,就在星拱楼上供起了  
魁星,故“星拱楼”又叫“魁星  
阁”。

如今,古城昔日的繁华与简朴依  
然在这里演绎,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古楼下的那些人与事,常年保  
持着经年不变的传统和生活。这  
不,古街坎沿上卖卷粉的大妈,正  
与身后店铺里制作擀面的媳妇扯  
家常,老奶奶坐在草墩上打盹,  
抽着烟袋的大爷在茶铺里观棋  
不语,人们在星拱楼之下穿梭往  
来,不绝如缕,拱楼斑驳的壁砖上,  
依然粘贴着具有古文风范的欣  
告、启事和讣告,那一张张张落在  
红、黄、白上的繁体墨字,悄悄  
讲述着小城里所有的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一座用土与木材构建而成的城池,  
在历经无数风雨的洗礼与岁月的  
磨练之后,造就了一群生活恬静  
悠闲的人,她的沧桑与宁静,悠  
悠与凝重,古朴与现代,安祥与  
生动,一再征服着世人,作为古城  
标志性建筑的两座楼——拱辰楼  
和星拱楼,或许,已经永远印在  
人们的心中,成为挥之不去的乡  
愁。

这算是乡愁吧。  
乡愁,是游子的离愁。  
乡愁,是浓浓的乡情。  
乡愁,是深深的思念。  
乡愁,是剪不断理还乱。  
乡愁是风是雨,是永远的记忆。

今天,白露还是悄悄来了。露珠  
还是那样晶莹,芦苇花还像以前  
那样摇曳轻唱。可是,父亲母亲  
的身影在何处?我多想牵着父  
亲母亲的手。迎着朝阳,踏着  
矫健的步伐,在炊烟里,在旷野  
上,在飘雨的河畔。穿过春秋,  
越过冬夏。

捻一抹恬淡,执一颗初心,携一  
页素笺,静待岁月安暖。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 (海南)曾洁

夜色茫茫,窗外秋虫呢喃。此时,夜  
愈暗,月正明。剪一段月光轻轻流  
淌,只为你守候那皎洁月光。因  
为,月光是光阴的故事,月光是  
岁月的芳情与诗香。

而今,在五指山,在夜里。这多情  
的露珠和月华的温柔,竟让我无限  
遐想。往事如昨,如梦如幻的乡  
愁,爬上了记忆的心头。

窗前树影摇曳,月华如水,照在  
阳台的花叶上,似乎笼着一层朦  
胧的轻纱。走近了些,竟看见叶  
片上密密沾满了露珠,圆润而晶  
莹剔透。凉风萧瑟,秋月无边。这  
多情的夜。晶莹的露珠,眨呀眨  
眼,又是江南秋之白露了。可她悄  
悄而来,恍惚在梦里。身轻似燕,  
展羽飞翔,越过山川和江河,与  
我相约,洒落在我的窗前。

我的家乡,此时清风吹枕席,白露  
湿衣裳,遍渚芦花白,沾篱菊自  
黄。田野里已是色彩艳丽,芬芳  
荡漾。稻禾的绿,橘子的红,又  
调和着菊花黄。那一年中最美的  
季节,充满喜悦和希望。

小时候,白露的夜晚,月光仿佛比  
此时还

要亮还要柔和些。而气温也似乎  
比城里低许多。夜里已要盖上薄  
被了。那时,我与纯朴的弟弟时  
常睡在庭院里的菠萝蜜树下。在  
月光下,看见大雁排着人字形,  
迎着月亮飞去。轻盈地飞过高高  
的屋顶,穿过飘浮的云层。是到  
哪里呢?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  
谓伊人,在水一方。是去见相思  
的人儿了么?我听到了蜂儿在花  
间歌唱,见到了稻花在晨风中轻  
轻摇曳。我猜想,南方一年都是  
春天吧,那是人间的仙境啊!

儿时,白露谷,寒露豆,花生收  
在秋分后。朝阳刚升,炊烟袅袅,  
就跟随母亲早早下地。走过长长  
的田间小路。野草上的露珠打湿  
了我的脚丫和裤脚。我跟着,抬  
头看见母亲的黑发上沾满了露  
珠。我听见母亲健步走的轻声,  
似乎在催我快些。那一瞬间,刻  
骨铭心,永远留在童年的梦里。

乡村故事多几许,唯有清涼又一  
秋。一缕阳光一丝暖,岁月深情  
似莲开。

一直想把对童年对故乡的记忆,  
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表达我无  
边的思念之情。